

人海

4

RENWU * 1983

人物 双月刊

真挚的爱情——记张苏和齐淑容		李 伶	3
恽逸群同志		强剑衷	31
十年师事沐春风——忆恽逸群同志在阜宁中学		楚 平	41
{怀念集}	忆冯仲云	关沐南	56
	怀念谢国桢先生	冒效鲁	83
	念战友——陈楚平同志	芝 寅等	159
“三嫂子” 著名电影 归队之前 “风筝迷”	雷平	宋 严	25
		张世纯	155
		王乐天	150
		孟皋卿	128
{人物信箱}	一九五五年授衔的上将简介(续)		163
国际友人廖道约的故事		于 深	61
{书 简}	苗可秀烈士的遗书		130
弘一法师游闽十四年		沈继生	14
从秀才到共产党员——我的父亲庄禹梅		庄启东	72
“怪”教授		陈封雄	116
文史大师——陈寅恪		黄廷复	120
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轶事		邱 健	69
{旧文}	人物速写四题	老 舍	18
{新刊}	读老舍《人物速写四题》札记	王行之	23
从新文化运动的骁将到汉奸文人			
——周作人的一生		倪墨炎	86
{杂谈}	求晴和求雨	史 微	134
	作序一忌	一 得	135
{随笔}	冯道谈骑马	井 宇	135

“和平将军”张治中	余湛邦	76
“丘八诗章石点头”	王奇	100
李敷仁虎口脱险记	蒋曙晨	102
{ 橄欖果 } 卢梭《忏悔录》中的一些话		13
“镗鎗幽封也放光”——记朱梧楹	朱景和	46
他有一颗闪光的心		
——记吉林省文化局副局长王充	武培真	105
舞“龙头”的人	张跃铭	110
{ 当代 } “猪官”庄玉土	韩京承	172
{ 青年 }		
“没有人比我更忙”	叶永烈	179
墨索里尼是怎样走向坟墓的?	寿关荣	136
{ 古人轶事 } 陶侃能自我克制 弄鬼与信鬼 晏殊赴试不隐		
{ 拾 零 } 情 闻名与识货 隘与宽 欧阳修对署名的态度		149
“提报”三通衷忠心——记明代平民爱国者许仪后	管宁 赵红	144
范仲淹的故事	雪柯	176
唐代重臣郭子仪	阎慰鹏	180
{ 滴 } 叶圣陶中年的“心音”(109) “田汉”欢迎田汉(171) 费孝		
{ 水 } 通教授倡议的《老人守则》(183) “自己的书”(183) 摩尔		
{ 集 } 根“失足”(183) 郭小川赠给妹妹的新婚礼品(184) “你		
们甘心做亡国奴吗!”(184) 严北溟治学三个“不做”(184)		
读者·作者·编者		185
{ 传记书窗 } 1982年2—4季度出版的人物传记部分书目		189
肖像版画家颜仲作品选(画页)		44
爱因斯坦(木刻)	颜仲(封四)	

人物 双月刊

真挚的爱情——记张苏和齐淑容		李 伶	3
恽逸群同志		强剑衷	31
十年师事沐春风——忆恽逸群同志在阜宁中学		楚 平	41
怀 念 集	忆冯仲云	关沐南	56
	怀念谢国桢先生	冒效鲁	83
	念战友——陈楚平同志	芝 寅等	159
“三嫂子”^①		雷平 宋 严	25
著名电影^②		张世纯	155
归队之前		王乐天	150
“风筝迷”^③		孟皋卿	128
{ 人物信箱 } 一九五五年授衔的上将简介(续)			163
国际友人廖道约的故事		于 深	61
{ 书 简 } 苗可秀烈士的遗书			130
弘一法师游闽十四年		沈继生	14
从秀才到共产党员——我的父亲庄禹梅		庄启东	72
“怪”教授		陈封雄	116
文史大师——陈寅恪		黄廷复	120
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轶事		邱 健	69
旧文 新刊	人物速写四题	老 舍	18
	读老舍《人物速写四题》札记	王行之	23
从新文化运动的骁将到汉奸文人			
——周作人的一生		倪墨炎	86
杂谈	求晴和求雨	史 微	134
	作序一忌	一 得	135
随笔	冯道谈骑马	井 宇	135

“和平将军”张治中	余湛邦	76
“丘八诗章石点头”	王奇	100
李敷仁虎口脱险记	蒋曙晨	102
{ 橄欖果 } 卢梭《忏悔录》中的一些话		13
“镗鎗幽封也放光”——记朱梧楹	朱景和	46
他有一颗闪光的心		
——记吉林省文化局副局长王充	武培真	105
舞“龙头”的人	张跃铭	110
{ 当代 } “猪官”庄玉土	韩京承	172
{ 青年 }		
“没有人比我更忙”	叶永烈	179
墨索里尼是怎样走向坟墓的?	寿关荣	136
{ 古人轶事 } 陶侃能自我克制 弄鬼与信鬼 晏殊赴试不隐		
{ 拾 零 } 情 闻名与识货 隘与宽 欧阳修对署名的态度		149
“提报”三通衷忠心——记明代平民爱国者许仪后	管宁 赵红	144
范仲淹的故事	雪柯	176
唐代重臣郭子仪	阎慰鹏	180
{ 滴 } 叶圣陶中年的“心音”(109) “田汉”欢迎田汉(171) 费孝		
{ 水 } 通教授倡议的《老人守则》(183) “自己的书”(183) 摩尔		
{ 集 } 根“失足”(183) 郭小川赠给妹妹的新婚礼品(184) “你		
们甘心做亡国奴吗!”(184) 严北溟治学三个“不做”(184)		
读者·作者·编者		185
{ 传记书窗 } 1982年2—4季度出版的人物传记部分书目		189
肖像版画家颜仲作品选(画页)		44
爱因斯坦(木刻)	颜仲(封四)	

真挚的爱情

——记张苏和齐淑容

李 伶

如何正确对待爱情，怎样摆正爱情与革命工作的位置？最高检察院原副检察长张苏和他的老伴齐淑容同志为人们作出了榜样。

避难中相识

他俩的相识，完全是偶然的巧合。1928年春末，北平地下党遭到一些破坏。叛徒供出张苏是北平社会主义青年团市委委员这一秘密身份，特务机关就在张苏任教的北平市立三中周围布下密探，准备秘密逮捕。三中校长见势不妙，就叫他的车夫用黄包车拉着张苏混出了校门。张苏逃出虎口后，跟地下党员陈孔焕住在一起。这是宣武门内观音寺公寓的一座三间平房，两间住舍穿堂相对，张苏和陈孔焕共住一间，对门那间住着地下党员杨企山。革命的道路、共同的命运使他们很快亲若家人，不管谁来了客，他们都会争着沏茶、端凳，热情款待。这一天，突然来了位女青年，月白大褂，布履短发，端庄持重。她见她的老乡杨企山正在和一位青年无拘无束地交谈，党的地下工作者的应有警觉使她产生了疑问：这是秘密的场所，怎么来了这位陌生人？这疑问，也同样出现在张苏目光中。

杨企山立刻介绍说：“她，齐淑容，我的老乡，高阳人，北平女师大史地系学生。”陈孔焕则将张苏向她作了介绍：“他，张伯高（即张希贤、张苏）刚搬来的。”

老陈介绍到这里，停顿了片刻，觉得没有说到点上，又压低

嗓门补充了一句：“都是同志……”

这简短的介绍和“同志”二字，使双方明白了，都是“家里人”。

在后来的接触中，齐淑容发现张苏把他那常穿的几件衣服典当了，经再三追问，才知道：这次地下党遭到破坏后，有位同志，在京难以寄身，急需回四川老家去，但苦于没有路费。张苏把两年前母亲送他以为不时之需的一只金戒指交给那位同志卖了当路费。可是卖戒指的钱仅够买车船票的，于是，他又把几件衣服当了点钱，塞给那位同志。从这件献金卖衣的事中，齐淑容看到了张苏美好的心灵。

并肩战斗中建立情谊

就在这一年里，我地下党员张友渔同志在北平办起了《国民日报》，办报经费有困难。张苏和其他同志都尽力资助。齐淑容是一个穷学生，资助无从谈起，就奋力为这家报纸写稿。在张苏的指点下，她向剥削阶级宣战的第一篇文章在《国民日报》上发表了。共同的战斗使他们的友谊愈益加深。

1929年，张秀岩、齐淑容以及陈珪如、陈碧如姐妹创办了不

定期刊物《地球》，方针是向旧世界宣战。编辑部设在张秀岩同志家里。陈珪如、齐淑容负责组稿、联络、发行工作。创刊号上，需要一些有分量的文



张苏、齐淑容(1949年秋)

章，找谁写呢。齐淑容首先想到了张苏。这时，张苏在他的故乡察哈尔省蔚县任教育局长，他对阎锡山在晋、冀、察、绥发行“编遣库券”盘剥人民的罪行看得十分真切。在我地下党的指示下，他挺身而出，联络各县代表，到省政府请愿，反对“编遣库券”。斗争刚开始，他收到了齐淑容的约稿信。张苏欣然命笔，以“塞上客”为笔名，写了一篇文章，揭露“编遣库券”搜括民脂民膏的实质，把它的华丽外衣剥落得一丝不剩。

齐淑容接到来稿，立即登在《地球》创刊号显要位置上，随后又发出了约稿信。张苏同志，肚子里有写不完的文章，因为他平常注意搜集材料。有个被察哈尔省党部裁下来的干事，曾与张苏讲过许多关于宋美龄的事，张苏就以《夫人的消息》为题，以“独木桥”为笔名，整理成文，寄给齐淑容。《地球》在《妇女生活》专栏里，分三次作了连载。

就这样，约稿，催稿；写稿，寄稿，一来一往，信息频繁，爱慕之情在各自心中萌发。

为了不给心上人留下哀思和痛苦

时间进入了1936年，张苏辗转回到了北平，公开身份仍然是教员。他和齐淑容都在北平女二中教书，都住在学校里，都在一个食堂里就餐。尽管他俩已经相识八年，彼此相爱，但在相互接触中仍然不远不近，就象两只热水瓶，内里热，外表冷。这一年，张苏已经三十六岁，齐淑容比他小五岁。应该是结婚的年龄了，但国难当头，重任在肩，他俩谁也没有把婚事提及。

自从出卖祖国，玷辱中华的“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签订之后，日寇的侵华活动日益猖獗，国民党反动当局无心抗战，却大肆屠杀共产党人、爱国志士。许多同志牺牲在他们“攘外必先安内”的屠刀之下。严峻的现实，召唤着革命者随时作好自我牺牲的精神准备。

1930年，齐淑容在参加北平地下党组织的“五一”集会中被捕，经多方营救才得释放。张苏也进过这样的“课堂”。他们虽然没有付出血的代价，但随时有被捕牺牲的可能。既然有牺牲的可能，为什么还要在“一旦”之后将哀思留给亲人！于是，一个不谋而合的决心下定了：为了不给心上人留下不幸，国难当头，绝不结婚。

从北平到西安

1937年初，张苏以陕西省政府秘书的合法身份，从事红军办事处与省政府秘书长杜斌丞的联络工作。随着时光的推移，华北的形势日见吃紧。他很想想到北平看看。就在赴北平途中，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七七”芦沟桥事变。中日交兵，中断了平汉铁路的正常交通。他走到保定，车不通了，就绕道天津，到了北平。这时，北平城里一片混乱，正当齐淑容姐妹不知所措时，张苏来到了她们身边，帮助她们打点行装，拿定南下的主意。7月24日，平汉线上偶然通了一次车，张苏带着她们挤上了南下的火车。车到保定时，他们分手了。齐淑容姐妹回家接母亲，张苏回了西安。当齐淑容带着母亲、妹妹，辗转赶到西安时，张苏已为淑容在三原中学找到工作，他自己正准备随军到前方工作，就匆忙把她们母女三人送过渭水，指点她们去三原县的行程后就分手了。谁知，这次渭水之别，竟然那么长，十二年后他们才得相见！

“莫见怪呀，游击县长”

9月6日下午，周恩来在太原八路军办事处向张苏交待任务，告诉他说，蔚县尚未失守，二十九军即将南撤，由我八路军接防，你立即出发，追赶部队，到蔚县去作县长。如果说八路军是抗战的游击部队的话，那末，张苏这样的县长，可谓“游击县长”了。在刚接收的县里当县长，有大量的事情要做：招抚流亡，安定人心，减租减息，废除苛杂，实行有力出力，有钱出钱的合理

负担。还要铲除汉奸，搞统一战线，配合部队打仗……往往是工作局面刚刚打开，新的任务又在向他招手了。

由于工作繁忙，使他没有时间和精力去照顾在三原中学的齐淑容母女。咫尺天涯，何况还横跨两省，地隔千里呢。平型关大战后，他给她们写过一封信。寥寥数语，报告了胜利的喜讯，并告诉她，他更名叫张苏了。

齐淑容接到了来信，两眼笑成了一条缝。她无法掩饰内心喜悦和激动，把信塞给好几个思想进步的教员传阅。可是，通往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邮路已被敌人切断了，面对无法回信的现实，她常常对天长叹，自言自语地说：“莫见怪呀，游击县长！”

不，“游击县长”是不会见怪的。此时，他正在同敌人苦斗呢。

日本侵略者企图以武力擒获他，未成。又来软的，蔚县的日本司令官挖空心思，给张苏写了封劝降信，叫作《劝告张希贤书》。张苏见了非常气愤，立即奋笔疾书，写成“答书”。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犹集天下丑行之大成：阴谋毒辣，无耻下流，奸淫掳掠，焚烧屠杀，无所不用其极，比之禽兽何若？”又说：“日本三月而亡中国之狂言，期年无由实现，不战而胜之企图，久战而不能决，反将六十年之积蓄化为灰烬，一百万之壮丁陆续死于战场；内则田园荒芜，市廛萧条，妇为夫泣，父为子号，反战声浪弥山而漫野；被拘男女，填巷而塞牢。外则国际谴责，震耳欲聋。士兵厌战，相激成风，拒绝开拔者，非捕杀所能制；悲愤自戕者，常三五而成群。日本欲祸他人之国，反祸其国……敬告尔将，其速来归，我不杀俘……”最后，表明自己的立场：“老夫傲骨天成，不为物移，度外生死，浮云富贵，但愿为国捐躯，此外不暇计也。我有财产，任尔没收，我有室家，任尔杀戮，阁下之苦口婆心，但博老夫一笑耳。”落款是：“大中华民国抗日战士张希贤”。

这铮铮的铁语，这干练的文字，这坦荡的胸怀，实在令人钦佩，催人奋发。聂荣臻司令员见了，深表赞赏，指示晋察冀边区

报纸公开发表，以便从政治上粉碎敌人的阴谋。日军军官们从1938年8月23日《抗敌报》上看到这篇《答日本伪蔚县警备司令官书》，恼羞成怒，咬牙切齿地四处搜查张苏的妻子儿女，查找他的私人财产，结果一无所获。

她找到了邓颖超

齐淑容在三原中学工作了一年，就到西安女中教书。因敌机轰炸，西安女中很快迁到陕西省西乡县。在这之前，因为组织工作失当，使她失去了组织联系。到西安后，她一直为此而东奔西跑，都没有结果。她毅然决定：到重庆去，找组织去。

到重庆后，她找到了邓颖超大姐。邓大姐勉励她好好工作，告诉她暂时在党外，对党更有利。从此，她虽未解决组织关系，但能在党的领导下为党工作了。组织上介绍她到难童保育院担任院长职务。在这里，齐淑容把对祖国的热爱，对抗战志士的尊敬和对苦难民众的同情化为乳汁，尽心尽职地哺育着新生的一代。

在这里，她尽力为党做些掩护工作。凡是邓大姐身边工作人员张晓梅那儿介绍来的人，她一概安排食宿。尤其是皖南事变后，我党在重庆的处境十分困难，她的这一公开身份发挥了不小的作用，象一个小小的避风港，让那些在风浪中搏击的水手们得以栖息。最后，她因为掩护共产党员左秀全同志逃脱虎口去延安而被当局撤了院长职务。

毛主席批转了她的信

春去夏来，又是放暑假的时候了。抗战之前，每到这个时候，张苏不管奔波到哪里，总要设法进北平去探望她。如今，敌我对峙，关山阻滞，只能两处相思了。每当淑容从《新华日报》上看到抗日战场的胜利消息时，欣喜之余，又会勾起揪心的遥念。

1942年的一天，她坐在灯下默念着《新华日报》的社论——

《遥念北方战士》，文章中有这一段文字：“……五年多了，我们的华北英勇将士在艰苦的搏斗着，不论多少个严冬的袭击，也打不尽、打不死那为祖国复仇的心，谁忍得住那和后方音信隔阻，得不到后方接济的战斗岁月？”读到这里，激情涌向她的心头。她决定写封信给张苏。

她拿起笔来，报告了别后五年的简况，询问敌后情况，其余的话，便是寄寓着思念和问候。信写好了，寄向何处呢？她甚至不知道张苏在什么地方。但她深信我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风筝之线一定掌握在延安、在毛主席手中。于是，她在信封上写上：“延安毛主席并转张苏同志。”在发信人栏内写上“重庆”二字，寄走了。

毛主席是怎样收到的，她不得而知，而张苏却记得，他是这样收到的：

一天，他去聂荣臻同志那里汇报工作。他刚进门，聂老总就高高兴兴地对他说：“哈哈，老张，好消息，你那老齐来信啦，还是毛主席转的呐！”

“老总，您又开玩笑啦！”

“这可是真的。毛主席还在信封上头批了字呐，你看！”

张苏接过信一看，那刚劲有力的“聂转”二字，的确是毛主席的亲笔。再看那写信的人熟悉的字迹，他笑了。他翻阅了全信，这才发现：信封、信纸被一根钉书钉连在一起，有经验的张苏一眼看出，这根钉书钉来自延安。

迢迢千里的来信呀，她那颗遥念的心啊，在张苏心中卷起了情感的巨澜。他，尽管是一个刚强的共产党人，但毕竟是有血有肉的人呐！四十二岁了，哪能不盼望有个家呢？他们俩情投意合，又怎能不想念呢？但每当思念的银幕刚刚从心中挂起，一些更为揪心的事儿，便涌上脑海：敌人的残酷、民族的危难、人民的痛苦……便把个人的思念化为前进的动力。

拙笔难书千件事，简言能尽八年果：艰苦的抗战终于以伟大

的胜利，载入了中华民族的光辉史册。阔别的遥念，迎来了胜利的花环。

为了这朵自由花

胜利为失散的亲人架起了跨越“天河”的桥梁，多少个四分五裂的家庭团聚了，多少只凤凰也朝着各自心爱的梧桐树飞去。在欢庆抗战胜利的凯歌声中，齐淑容离开了重庆，登上了寻找张苏的旅程。她，顺长江而下，经南京到上海，在上海找到了邓颖超同志。邓大姐告诉她，北平军调部还没有撤销，叫她到北平饭店三楼找薛子正大哥。

回到北平，她按照地下党规定的接头办法，在中山公园里见到了与她在重庆共同奋斗的张晓梅。同志们见齐淑容回来了，个个热情欢迎。热心的徐冰同志准备送她去察哈尔省会见张苏，以成全这个传奇式的姻缘。

张苏知道齐淑容的消息，心中充满了喜悦。那次渭水之别，算来已经八年了。八年中，除了毛主席批转的那封来信，他没有得到关于她的任何信息。现在他们终于度过了艰难的岁月，该是结婚的时候了。可是，伟人之志，何在家室？张苏凭着政治上的敏锐，意识到长期蹲在峨嵋山养精蓄锐的蒋介石已经下了山，成了争夺抗战成果的“摘桃能手”。在这严峻的现实面前，革命者的任何松懈都会贻误良机而导致前功尽弃的。他怎能在这个节骨眼上去办个人的私事？因此，对于齐淑容是来身边还是留在北平的问题，他的意见是，由齐淑容自定。

齐淑容从地下党那儿得知，八路军不可能马上解放北平。目前应该积蓄力量，为将来解放北平作准备。在重庆时，她参加了邓颖超发起成立的中国妇女联谊会，这是进步的群众组织。刘清扬、张晓梅等回平后立即成立分会。齐淑容一到北平，就加入了北平分会工作。不久，分会领导人要去解放区，如果她也离开北

平，这个分会的工作就会受影响。偏巧，这时国民党爱国将领张自忠的女儿张廉云在椅子胡同兴办自忠小学，特意聘请齐淑容担任校长。从此，她在这所学校里仍象在重庆难童保育院里那



张苏、齐淑容近影

样，掩护我党的地下工作者。（1948年党组织正式承认了她的党籍。）就这样，张苏和齐淑容的婚事又拖下来了。

省主席的婚礼

1949年1月，北平终于解放了。这时，齐淑容所在的学校里已经有了八名共产党员。胡锡奎、陈守中、聂真等领导同志早已被安排在她们学校里筹备“革大”工作。刘仁同志也住在这里指导全市的工作。不久，张苏坐着聂荣臻司令员派的吉普车，来到了府右街椅子胡同，把齐淑容接到北平饭店，一同见了聂司令员。聂荣臻同志对他俩说：“抗战将你们隔开了，现在我和薄一波同志批准你们结婚。”第二天晚上，他俩结婚了。

这就是省主席的婚礼：桌上没有花瓶，茶杯、暖瓶都是公用的，除此没有任何摆设。本来齐淑容从小就爱花，长大了，虽然在“时髦”二字上样样落伍，但每遇卖花的，总免不了买上几朵。这次大军进城，她和她的学生们做了那么多的大红花，轮到自己结婚了，却连朵花都没戴上。有人谈起这事，齐淑容总是坦然一

笑：“这不碍事，北平解放了，人民胜利了，这朵光荣花比什么都珍贵，分享胜利的喜悦，比戴什么花都强！”

这天晚上，北平城里一片欢腾。祝捷的锣鼓声、鞭炮声此起彼伏，这不正是时代献给这婚礼的一首极好的交响曲吗？！

三天后，张苏再也呆不住了，他匆忙地离开了北平，回到张家口，一头扎进了省主席的公事堆里。这一年，张苏四十九岁，齐淑容四十四岁。屈指算来，他们的恋爱生活经历了二十一年。这正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后来呢？现在呢？

篇幅有限，笔者只能简而告之。在后来的三十多年里，齐淑容先后在北京女三中、张家口中学、北京女二中当过校长，一直没有离开“吃粉笔末”的职业。她常说：“教师的生命不属于自己，而属于大众。为了剿灭愚昧，我吃一辈子粉笔末也心甘情愿。这里最为紧要的，乃是真挚的爱。”她的老伴张苏同志非常理解他的心情，一直支持她的工作。他虽然担任过省长、人大常委副秘书长、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等重要职务，但他从未利用职权行一己之私，给她安排个省心省力、权大利多的职业。

如今，八十三岁的张苏、七十八岁的齐淑容业已离休了，他俩正在一所公寓里欢度幸福的晚年。

让我们永远记住他俩的名字吧！张苏、齐淑容，为了祖国，为了人民，献出了青春的年华，他俩虽然没有留下亲生儿女，却给我们留下了楷模和美德。

本文采写过程中，许多与张苏共同战斗过的老同志积极提供材料，《人民日报》图书馆、《战友报》资料室也提供了查阅资料的方便条件，故在此一并表示感谢。——作者

橄 榄 果

卢梭《忏悔录》中的一些话

卢梭是法国十八世纪杰出的启蒙思想家和文学家。他出身于平民，走过漫长的坎坷的道路，在晚年完成了一部真正有文学价值的自传体小说《忏悔录》。

(过去写自传的人)总是要把自己乔装打扮一番，名为自述，实为自赞，把自己写成他所希望的那样。

《忏悔录》初稿

仅仅感受到爱情的人，还不能感受到人生中最美好的东西。

《忏悔录》第一部 125 页

做好小事情更能获得荣誉和幸福，经常受到人们的尊敬比让别人赞美数次要强过百倍。

《忏悔录》第一部 109 页

激昂太过则易转低沉；持续不断、始终不懈地尽自己的本份，所需要的毅力并不亚于完成英雄事业所需要的毅力。

《忏悔录》第一部 109 页

我认定用强记的方法可以加强记忆力，于是我坚持尽量多背一些东西，为此，我常常随身携带书本，以难以置信的毅力，一面干活儿，一面诵读和复习。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这种顽强的、不间断的、无结果的努力居然没有使我变成傻子。

《忏悔录》第一部 300 页

(叶宏耀 选辑)

弘一法师游闽十四年

沈继生

1963年10月29日，老作家叶圣陶参观泉州开元寺里的弘一法师纪念馆，写下了一首咏事诗：

华枝春满候，天心月圆时；
于此证功德，人间念法师。

弘一法师留给人间功德是甚么呢？这得从这位法师在俗之日的身世谈起。弘一法师，俗名李叔同，出身于书香门第，他的父亲李筱楼，与清朝重臣李鸿章、桐城派文学家吴汝纶是同科进士，家学渊源深远。李叔同二十一岁入上海南洋公学，受业于蔡元培先生。光绪三十一年，他东渡日本留学。后来成了从日本把西洋绘画、西洋音乐、西洋戏剧介绍到中国来的一位先驱人物。本世纪三十年代，夏丏尊先生曾说过：“弘一和尚未出家时，于艺术无所不精，自书法、绘画、音乐、文学乃至演剧、篆刻皆卓然有独到处。”

李叔同与柳亚子同是清末“南社”的爱国诗人。辛亥革命后一年，

李叔同写过这样一首词：

皎皎昆仑，山顶月，
有人长啸，看囊底，宝刀
如雪，恩仇多少？双手裂
开貔鼠胆，寸金铸出民权
脑。算此生不负是男儿，
头颅好。荆轲墓，咸阳道；
聂政死，尸骸暴。尽大江
东去，余情还绕。魂魄化
成精卫鸟，血花溅作红心
草。看从今一担好山河，
英雄造。

多么慷慨激昂的声音！谁也没有料到，事隔六年，在五四运动的前一年，他竟到虎跑寺去当了和尚。他出家的原因是甚么，一时很难说清楚。

李叔同遁入空门当了二十四年和尚，其中有十四个年头是在福建度过的。从1928年到1942年，他芒鞋藜杖云游闽海，在泉州的时间最长。1942年10月13日在温陵养老院辞世。终年六十三岁。